



青

島

革

命

回

忆

录

(1)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办公室

青 岛 革 命 回 忆 录

第一辑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前 言

青岛是全国和全省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青岛党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先辈和老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英勇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应该受到崇敬和缅怀。

在青岛地区战斗过的老同志写了许多回忆文章，有的我们已在《青岛党史资料通讯》上刊出，宣传了地方党史，在老同志中交流了情况和看法，对立准立好党史资料，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根据工作需要，我们把《青岛党史资料通讯》改为《青岛党史通讯》和《青岛革命回忆录》两个刊物，今后凡是回忆文章，集中收编在《青岛革命回忆录》中继续发表。个人的回忆文章，由于年代久远，或受其他条件所限，难

免有记忆不清，叙述有误或遗漏之处。因此，我们热切希望在青岛地区战斗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继续为我们提供回忆文章，在老同志之间进一步交流情况，相互补充和印证，把青岛地方党史资料立准立好，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辑刊载的回忆录和文章，主要是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所属同志对青岛敌占区开展统战工作的亲身经历和战斗片断。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对敌占区青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对青岛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在征集这方面的党史资料中，我们查阅了大批档案材料，在全国各地访问了几十位老同志，召开了有关人员座谈会，在有关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指导、协助下，整理出这部分资料。但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解放前我党对青岛统战工作的资料掌握不全，为此，欢迎了解这段历史情况和这方面工作的老同志，广泛提供有关资料并帮助补充指正。

目 录

解放战争期间对青岛敌占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吴若岩 (1)
我在胶东统战部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刘旭生 (7)
我们在“胶东区统”、“东海统战部” 工作的零星回忆.....	王绍洛 刘 彬 (12)
我对青岛敌占区情报工作的片断回忆.....	王世昌 (15)
我在胶东区统领导下对“中统鲁东分区室” 进行工作的情况.....	牟玉生 (19)
我在对敌斗争工作中反特斗争的情况点滴	赵育之 (27)
我参加“胶东区统”工作的回忆.....	丁方桐 (32)
从统战对象到革命干部 ——怀念我的革命引路人徐行健同志.....	张佩甫 (40)
回忆解放前夕在青岛中纺公司的护厂斗争	范澄川 (50)
我们动员中纺公司范澄川进行护厂斗争的回忆	赵仲玉 郭美珍 (67)
争取国民党海军“黄安舰”起义的回忆.....	曲永昌 (80)

争取国民党部队方本庄团起义的情况…………赵育之（91）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青岛统战工作

的几个片断…………罗焕章辑（87）

派遣李昌言做吴化文起义工作的回忆…………杨光天（95）

在吴化文率部起义中“三闯火线”

完成政治交通任务…………李如刚（104）

解 放 战 争 期 间

对青岛敌占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吴 若 岩

在回顾解放战争期间，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对青岛敌占区开展统战工作的时候，应该先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九四七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战略退却诱敌深入转入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歼灭敌人的局面。在军事上，我们在华北、西北各战场取得了几个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粉碎了蒋介石要以“三个月消灭共军主力”的梦想，逼使其由全面进攻退缩为对陕甘宁、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敌我双方开始逐步走上战略相持阶段；在政治上，在我根据地和我军内部开展了“土改、复查”、“三查三整”的政治运动，积极为战略的反攻作准备。迅速发展的军事斗争形势对我党在敌占区开展统战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就是，要用统一战线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同盟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财力，支援解放战争，以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具体地说，就是要从敌人的手里夺取城市，接管国民党的政权，解放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这个战略思想出发，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统一了思想认识，重点对“敌占城市的统战工作如何深入地、全面地开展起来，以完成革命

斗争的历史任务”，作了认真的探讨和部署。决定紧密地把握战争形势的发展，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为全国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当时胶东区党委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要干部给干部，要经费给经费，整个工作迅速活跃地开展起来。我们曾把各敌占城市中党、政、军、社会各阶层的统战关系、统战对象，普遍进行调查，列出对象，逐个分析，定出重点，做出计划，使工作有了明确的目的、任务和发展方法。从1947年秋天开始，胶统的工作有了一个明显的进展。从而使对青岛敌占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青岛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这同山东党多年来对敌占区的艰苦工作成果是分不开的。

从“胶统”当时的工作范围上谈，我们不只局限于青岛等几个城市，南到上海、福建，北至东北、大连，都有我们的工作网络。从工作对象看，连旅居北朝鲜、南朝鲜、日本的胶东籍侨民、商人等，我们都作了能够做的团结工作。凡是有利于壮大革命力量的关系和线索，我们都尽量发动和利用起来；从工作效果上看，工作步步深入，成绩日益显著。大好形势激励着同志们的工作热情，累累的工作成果坚定了同志们的胜利信心。革命积极性愈来愈高，工作方法愈来愈多，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批有胆有识的优秀干部。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华东局南下时，“胶统”还输送了一批年轻干部和通讯器材，随大军过江。并把胶东区党委统战部掌握的上海、福建以及那时台湾的部分统战关系，逐渐过渡给华东局统战部。

至于在开辟统战工作中的一些具体细节、具体过程，包括济南战役争取吴化文部火线起义，争取国民党护航舰“黄安号”起义，争取国民党军人驾机起义，策反几千人的国民党武

装，以及派出精干同志打入敌军指挥机关窃取机要情报等等重大事件，我就不一一细说了，留由那些具体从事这些工作的同志去谈吧，他们一定会谈得更加生动具体，绘声绘色。我主要想说明的是当时胶东区党委统战工作之所以能迅速开展起来，并不是什么人的聪明才智，也不是盲目侥幸碰上的胜利成果，而是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齐心努力下，准确地贯彻毛主席的统战思想和紧紧地把握斗争形势发展的结果。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统战工作中，当时党内也存在着两种思想斗争，虽然这个斗争表现还不是很尖锐，但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左”的关门主义和右的只讲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倾向，总是在干扰毛主席的统战理论、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搞这项工作的同志，出于工作实践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总是要和社会上各种复杂政治面目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工作。对执行这项任务的同志，绝不能因此而招来丝毫不应有的非议。当时党内两种思想的斗争在这方面的具体反映就是在对一些统战关系的评价和使用上，如青岛的徐行健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徐行健同志1950年就病逝了，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就是对死去的人也受到了株连，据说直到今天在如何看待这个同志的问题上，“左”的思想残余仍未肃清。我作为当时胶东区党委主管统战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为徐行健同志进行公正的评价，有些问题在三十七年后的今天也可以公开啦。1947年后，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秘密派进青岛的关系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统战部的王桂荣同志（女，现名叫王继川，离体前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家住青岛市，其父刘守正，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自己有座楼房，在

青岛上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我们便要王桂荣同志利用家庭的社会关系回青岛去，她起初感到很奇怪，问我到底要搞什么情报。我说现在什么情报也不搞，就要你当你的阔小姐，过你的阔小姐生活，参加你可以参加的社会活动，有了任务组织会找你的。

第二条线就是徐行健同志。在安排使用徐行健之前，我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对他考察了解。因为对徐行健这些人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若再不把他的详细情况搞确切，就更不敢使用了，万一出了岔子问题就大了。

徐行健同志是山东掖县人，原是一位爱国商人。“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后深感做亡国奴的痛苦和耻辱，约同他在东北经商的好朋友崔国璋（又名崔岩）一起进关，以后在青岛定居下来。开始他只有朴素的受国意识，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蒋介石还抱有能救国救亡的幻想。直到“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加之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人心，才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积极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路。从此，徐行健、崔国璋、王秋白这些同志，开始寻找进步力量，渴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抗战做贡献。他们曾一度到鲁北范筑先那里（当时我们党在范筑先那里的有肖华、齐燕铭、袁仲贤等同志）。据说他们曾同袁仲贤同志取得联系，接受过袁仲贤同志的教育和指示，回到青岛在上层社会团结了大批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他们为抗日出力出钱。这时徐行健和崔国璋一起办起了“斯宜药厂”，秘密生产前线急需的药品，并亲自送往胶东根据地。在当时，胶东确实还找不出能比得上徐行健这样条件的统战关系，但是

就是对此人政治上到底怎样也不知底细。为了深入了解他，我亲自去华东军区，找到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袁仲贤同志当面请教。我直接了当地问他徐行健这个人可不可以安排使用，他肯定地回答说：“我看这个人是倾家纾难，要参加革命是真心的。”这个评价相当之高。经与袁参谋长深切交谈，又与葛申科长具体研究，我终于排除了外来干扰，坚定了对徐行健安排使用的决心。记得我接见徐行健并进行长谈以后，他激动得老泪横流地说：“我为革命奔波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感到党的信任和温暖，这回算真正找到了党！”他有这种感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统战工作中“左”的影响，也由于我们长期在根据地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我们队伍中一些人对徐行健这样同志，只是注意使用而缺少信任，真正接触少，警惕多，平时多采取冷淡回避态度，怕沾上点什么日后说不清楚，当然这不能过多的责备那些同志了。

历史证明，我们对徐行健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1947年底我们派他和王秋白同志负责建立了开展对青岛统战工作的秘密工作站，地点在掖县朱由村，对外公开面目叫“东兴隆”商店，为他配齐了一套地工人员。掩护同志、传递情报，任务完成的相当出色。1948年冬天，我们又将徐行健同志派进青岛市内，任务是摸清青岛敌人军、政当局的各种动向，尽量防止敌人南逃前的疯狂破坏，在上层人士中宣传党的解放接管政策，说服他们不要跟国民党南迁，保护好工厂设备，迎接青岛解放。徐行健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通过他和他的统战关系，如中纺公司范澄川、电厂刘文东、医生陈志藻、工程师曾在因、教育界张佩甫等，为完整无损地接管青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次徐行

健回来汇报对青岛“阳本印染厂”大资本家陈孟元进行工作的情况，不少同志都吓了一跳，说对这种人，敢这么干吗？我们经过冷静的分析、研究，掌握了这些大厂主在急转直下军事政治形势面前的心理状态，决定排除干扰，大胆开展工作，后来果然取得了成功（解放后陈孟元当上了青岛市的副市长）。

徐行健同志对青岛的统战工作的卓越贡献还具体表现在他的一切活动经费没有用党一分钱，一切经费都是他和崔国璋、王秋白通过自己经营的商号筹措解决的。我们唯一给他们的是什么？就是党的政策！这一条即使到今天也值得我们作为一条经验来总结。

解放后李富春同志来青岛视察工作时曾指出：青岛市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城市，也是进行接管工作最完整、最系统的城市。

（冯再起 程绍光整理）

我在胶东统战部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刘 旭 生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奉调到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工作。当时，统战部是区党委对国民党占领城市的秘密工作部门，主要任务是在敌占城市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窃取敌人情报，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城市。统战部部长为于谷莺，副部长是吴若岩（刚从延安来）、谢明钦（由区党委城工部门合并来的）。下设四个科：情报科（对外称组织科），科长葛申，副科长赵青云；城工科，科长马黄汉，副科长周子峰；内勤科（也称材料科），副科长童辛；后来成立了秘书科，科长张尧民。胶东区党委的东、西、南、北海地委及烟台市委都设有统战部。东海地委统战部部长王绍绪；西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杨光天；南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东岱；北海地委统战部部长李凌，副部长王君益；烟台市委统战部部长林一夫。重点县也设有统战部。各级统战部都有对青岛进行秘密工作的任务。在情报科工作的有李景垣、许子言、殷桂堂、郭梅轩和我，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关系搜集情报。在工作方法上，一是从解放区物色关系，派往敌占城市；一是在敌占区物色、发展对象，争取为我党解放城市贡献力量。派遣关系的条件：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觉悟程度，有活动能力，在派遣的城市有适当的社会关系，以便站得住脚。对派遣关系

用两种办法加以训练：对重要的关系，个别进行训练；对一般关系，采取训练班的方法。即在一间空屋内，分成许多一个人能住下的小房间，使之既能统一听课，又互相不能见面。训练班从一九四六年十月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先后办了三期，每期二三个月，共训练了三四十人，多数不是党员。训练内容主要是如何搞情报和做党群工作。训练后，分别派往青岛、北京、上海、长春、沈阳和大连等城市。情报科掌握的在敌占城市从事地下工作的关系，约有五六百人。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调至城工科任干事。城工科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敌占城市的党、群工作，有条件的也搞情报，具体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我分工做派遣工作并负责管理派遣档案：一是物色关系，准备派遣，再是审查派遣关系的档案；通过审查，摸清派遣后的联系情况和交给其任务的完成情况，以便确定每个关系的工作方针，指导工作关系的工作进展。

一九四八年五月，统战部青岛工作组成立，我任组长，张吉仓任副组长，工作人员有程日潘。工作组驻胶南县红石崖。统战部已于二月份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复兴商行作秘点，青岛工作组以此为掩护。工作组除开展对青岛的工作外，还做阴岛的工作。阴岛的工作有相当的基础，在抗战时期，这里的党的工作有两条线，一条是从即墨发展起来的；再一条，也是主要的，是从海阳、乳山发展起来的。阴岛渔民，每年渔汛到海阳、乳山沿海打渔，渔民住在海阳的辛家港和乳山的小洪港等村，这里成立临时海市。在两个来月的渔汛海市期间，海阳、乳山县委都成立海市委员会，对各地来的渔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提高渔民的爱国热情，教育渔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帮助渔民解

决一些实际困难，如以较低的利息或无息贷款给渔民。渔民高兴地说，共产党真好！共产党为穷人。海市委员会结合这些活动秘密开展工作，组织渔救会，从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到日本投降时，到海阳、乳山打渔的阴岛渔民，大部分参加了渔救会，不少人入了党。阴岛的十六个自然村，十五个村有了党员，八个村（高家、官疃、东大洋、晓阳、宿流、宁家、肖家和苟家）建立了党支部。抗战期间，阴岛的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抗捐抗税，斗争了几个民愤大的伪保长，在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解放战争开始后，阴岛党的工作，由海阳、乳山县委移交给胶东区党委统战部领导，由城工科具体掌握。

日本投降后，阴岛被国民党占领，为坚持进行斗争，有的党员当伪保长、保队副为掩护，掌握了村政权和枪支弹药。党员于占芬打入了国民党区公所的特务组，搞情报和进行策反工作。阴岛成了我党开展青岛工作重要基地。青岛工作组千方百计联系阴岛各村的党支部和党员，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并有计划地调党员到红石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增强组织观念，研究部署对敌斗争工作。为加强秘密联系，从高家支部选了两名渔民党员，搞到了一条船，作为我们的交通工具使用，来往于青岛与阴岛之间，接送党员、地下关系，运送宣传品，起了重要作用。随若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阴岛疯狂抓兵，我们便部署村支部，积极发动党员、群众，反抓壮丁，积极参加解放军。在一九四八年的十二月，阴岛二十多名青年（其中有七八名党员）前往解放区，八名留当地工作外，其他人都参加了解放军。一九四九年青岛解放前一个月，阴岛党的档案，由我移交即墨县委（孟广田、韩德浦接的）。城工科的档案，在青

岛解放的当天，由我带至青岛市公安局（“文革”期间调到省里）。工作组在青岛还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张乐古的工作。

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在青岛的工作我知道的还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编印了《青岛调查》（共四辑）。这批资料是统战部以胶东区党委名义编写的，内容很广泛、丰富，在青岛解放后，对领导机关接管青岛，确定方针、政策，很快恢复生产，维护社会秩序和肃清残余敌人等重大措施的制定、实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军管会的负责同志说，在青岛解放前能搞出这样的《青岛调查》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工作。再是中纺护厂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青岛解放在望，国民党曾企图顽抗固守，并阴谋破坏。区党委统战部为此加强了情报工作和反破坏斗争。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有爱国热情。我地下工作者赵仲玉、郭美珍与范早已认识，一九四八年秋解放济南时，赵和郭即对范进行工作，先把《约法八章》投进范家的信箱中，不久，她俩就登门对范说，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地下党员，他托我们转告您，请您用经理的身份，保护好中纺各厂，并将技术人员留下，您做了好事，共产党是忘不了您的。范欣然接受，并表示要尽力做到。在以后的护厂斗争中，范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了护厂队。以防止暴徒破坏为名，向国民党十一绥区司令刘安祺提出建议，争取以合法手段进行护厂。刘没意识到范的真实意图而应允。范立即召开了中纺各厂厂长会议，提出在动乱时间要保护好工厂，又表明他本人及家属决定留青，还布置职工遴选若干人，组成护厂队，厂长任队长，护厂队与厂警合作护厂。范向十三个厂的职工报告，要求大家同心协力，保护工厂，保护饭碗。地下工作人员也借机参加了护厂队为骨干，形成一支合法的护

厂队伍。护厂队假日值班，工资加倍。经过护厂，只有五厂、九厂两个厂长和一小部分南方籍的职工离青。由于范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刘安祺先后几次给范买飞机票催范离青，都被范巧妙地应付过去了。虽然国民党加紧阴谋破坏，但在我军对青岛节节进攻的逼迫下，护厂工作做得很好，解放后，中纺各厂二天后即恢复正常生产。

本文作者：**刘旭生**原名阚旭生，现年六十六岁。一九三八年八月入伍，一九三九年七月入党。抗战期间，历任掖县青救会宣传、西海青联宣传部副部长、平北县县委青委书记、县青救会主任、区委书记、县委城工科长、平度城厢工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胶东文联党团委员、胶东区委统战部干事。青岛解放后，历任青岛市公安局科长、处长、副局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现离休。